# 男人随我吃-禹璇

禹璇19岁---24岁

其实，我也曾经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。

我和高中时代的男友交往了三年多，

动了心，用了情，因为真的爱上了，可是换来的又是什麽？

那一夜，手机又响了，都不知道是第几通来电，我咬咬唇，终于将手机电源关掉。

但电源能任意关掉，我脑中的思绪却无法停止。

在无意间听到男友和朋友的谈话，

这时候一遍遍回想，让我整个人像被冷风一阵阵刮过，心口颤抖，再多的泪也无法抚平伤痛。

刚升大一的我们，考上不同的学校，见面的时间少了，仅仅只有周末可以见面，

还记得那是大一开学后的第三个月，我满心欢喜地到男友宿舍找他，

看了看时间，我比预计的时间提早了一小时到，正准备给他个惊喜，

轻手轻脚地站在他的房门口，本想吓他，可我听见了房间裡头几个男人高谈阔论，

我索性贴在门边偷听他们的对话。

内容大致就是，他们最近常跑夜店，彼此炫耀着带女人回家上床的经过。

那声音，让我的神经瞬间绷紧，傻愣愣地站在门前，

是的，那就是我交往三年的男友，正在和朋友炫耀:

[昨天那女的，胸部超大，超会叫，，，]

[对对对，你那个非常正点！] 友人附和着我男友，感觉得出来他相当羡慕我男友。

[是阿，战了一个晚上，超爽！] 男友兴奋地说，看来还在回味。

他该死的友人继续问到: [有比操你女友爽吗？]

我庆幸自己没在喝东西，不然一定会很难看的喷出来。

只是没想到，我男友竟大言不惭地说: [开玩笑，我女友怎麽比？干一个女的干三年谁不会腻？]

我呆呆地站在门外，全身颤抖，心狂乱的跳着，裡头的男人们却哄堂大笑。

我默默地转开门把，静静地站在他们面前，

裡头笑声突然停止，三个男人都愣住了。

我想说什麽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，就算多麽难过也流不出眼泪，

抖个不停的身子，想着自己男友这样评论自己，心情真是说不出来的复杂。

接下来，我男友似乎想解释什麽，但我固执地撇开脸，眼神空茫地转头跑开，

我不想面对他，我不想去面对交往三年的男友出轨这事。

我闭起眼睛，眼眶潮湿了，我不想爱了，爱一个人好痛苦！

我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告诉自己，我不能原谅他！

心裡那把火越烧越旺，气到快抓狂，

我转身跑开后，完全不给他解释的机会，他狂打我的手机，我也不接，

当晚，我整盒面纸抱在怀裡，边哭边传了简讯给他，

故作坚强地说: [我们分手吧，希望我们可以各自找到自己的幸福。]

那天以后，我下定了决心，绝对不能心软，而且我要改变，

我不想当个柔弱的小女孩，男人可以玩我，我也要玩男人，

所以我变了，我变成了一个人尽可夫的女子。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分手后的那几天，我剪了个俏丽的短髮，

我删了男友的照片，感情状态也改成了单身，

一时间，好多的男性友人前来关心我的状况，

有以前的男同学、现在的男同学、甚至是陌生的男性脸书友人。

我想报复，这个念头最近一直缠绕着我，

我的思绪都是前男友可以随便和女人上床，为什麽我不可以？

女性的优势就是: 想上床，不怕没对象！

所以我开始寻找我的猎物:

我想，假如和男同学上床，难保他们不会像我男友那样，到处宣传，届时我的名声就毁了。

因此，我便宜了那些乱加正妹脸书的人，

我挑了个长像斯文的上班族，年纪比我大了10岁的陌生人，

跟陌生人上床有个好处，你不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你，大家结束后井水不犯河水，

我找的那人，常常以我乾哥的姿态分析我前男友的不对，久而久之我也对他有了一点信任。

分手后的第五天，我和他约在市区的一家饭店，

我纤细的身影迟疑地站在相约的客房门口，我低头看一下腕上的錶，时间下午三点了，

手錶的镜面，透着我一张白皙秀丽的脸庞，漆黑如墨的剪水瞳眸中闪着一丝惊恐和害怕。

对我而言，今天实在是个重要的日子，这是第一次和陌生人开房间，叫我如何不感到紧张呢？

我小心翼翼的敲了敲房门， [叩，叩，叩，，，叩，叩，叩，，，]

[是我，禹璇。] 隔了30秒钟，开门的是一名西装笔挺，斯文有礼的男人，

看到他，我的恐惧似乎又加深了几分，

可是，我已退无可退，况且这是我所做的决定，根本容不得自己反悔！

[妳这傻瓜，我明明给了妳手机号码，为什麽不叫我去接妳？]

男人兴奋难抑的眨了一下眼，打量着我的全身。

[不，，，不用啦，，，谢，，，谢谢。] 我无法克制自己的紧张，连声音都不由自主的颤抖。

我不断告诉自己: 这麽做可以报复前男友﹗

虽然分手了，我依然有种犯罪感萦绕心头，久久不去。

[禹璇，妳比照片还漂亮！] 他暗黑的眸子闪过一丝诡谲的光芒，

轻蔑地上下打量我，彷彿在看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。

[是，，，是吗？] 我冷冷地回话。

[像妳那麽漂亮的女人，就是该让多一点男人享受才对！]

我颤抖了一下，这样侮辱的言语、眼光让我心痛，可我也明白他的意思。

他眼裡透着淫秽的目光，开始动手解开我上衣的扣子，

我紧皱起眉，身体却因为他的动作而微微颤动:

[你，，，你要做什麽？]

面对我的问话，他似乎有些疑惑，他不屑地说着: [我们还能做什麽？做爱啊！]

我目光木然看着前方，我的心在此刻是麻木的，果决地说: [我自己来就好！]

我脱下了自己的上衣，身上只剩下一件底裤和白色胸罩，

我深深呼吸，在他的鄙夷目光下，毅然的拉下胸罩。

但我还是没有胆量在他面前完全赤裸，我用手环住自己的胸脯，默默的站在他面前。

我也没想到我会完全不顾自尊的这样做——只为了报复前男友。

眼前的男人眼裡闪过一丝阴冷的光芒，缓缓眯起双眼，直直凝视我近乎全裸的躯体。

他走近我，笑咪咪地拉开我的双手，

我有些不自在，可是我目的就是要嚐试偷情不是吗？还有什麽是不能抛弃的？

眼裡闪过一丝坚决，于是我伸手勾住他的脖子，送上自己的唇，柔柔吻住他。

男人眼裡窜过一丝惊诧，我义无反顾紧紧贴在他身上，出乎意料的引起他一阵生理反应，

在搂抱的过程中，他的下体碰到了我的小腹，[天哪！它好硬！]

当我还在心裡惊讶之际，他狂暴的吻着我，不带一丝怜惜，接近粗鲁的狂吻，这不是我所熟悉的接吻方式，

但我感到他是相当喜欢我才如此意乱情迷，

比起男友对我的厌倦和腻了，眼前的男人似乎更迷恋、珍惜我，

他的这股冲劲瓦解了我心中最后的防御，让我完全的放鬆，将自己交给了他。

这就是我要的感觉，我要被人欣赏、被人迷恋，待会无论他表现得多恶劣，我都会顺从他！

想着想着，我的眼眶一红，更紧的依偎到他怀裡。

我们四唇相贴，忘情的吻着，

我在他深沉的眼眸裡看见慾望，而感到欣喜不已。

忽然他抱起了我，放到了冰冷的床上，在我来不及惊呼的瞬间，只来得及颤抖一下，他的身体立刻就覆上来。

他的眼眸依旧带着一丝轻蔑和慾望，恶意的压着我的身体，他扯下自己的上衣，露出双肩和胸膛，

静静看着我，一会儿便拉下我的底裤，引起我一阵惊慌的喘息。

看着眼前完全赤裸的男人，我忍不住瑟瑟发抖，

我很想在他这样淫秽的目光下，掩盖自己赤裸的身躯，

可是我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，不能前功尽弃。

接着，他拉开了我紧闭的双腿，跪在我双腿间，

他带点嘲讽的说: [妳在多少男人面前这样张开双腿？]

我全身一僵，这麽羞辱的话让我想一把将他推开，朝着他怒骂，

但我只是咬了咬嘴唇颤声说：[一个，我只有过一个男人。]

[哈哈！] 男子仰头大笑，目光一冷，一把拉过我的双腿环在他腰间，用身躯将我紧紧压住，

他咬着牙低语: [女人就该多让几个男人操，这样妳才会知道谁才能给妳幸福！]

我不知该如何回答男子的话，他紧紧抓着我的手，忽然间我感觉到下体一阵剧痛，

[嗯，，，好紧噢！嗯，，，]

男人扬起满意的笑容，他胀得发烫的阳具硬生生挤压进我的穴口，惹得我娇喘连连。

[啊，，，嗯，，，啊，，，，，，怎麽那麽突然！啊，，，嗯，，，]

天哪！这男人的阳具比我男友的还大上一些！

[禹璇，妳尝起来的味道真好。]

男人沙哑的嗓音在我耳边低回，彷彿带着火苗的大掌则罩上我粉嫩的酥胸，积极地在浑圆的山峰上摩挲，

[嗯，，，嗯，，，怎麽，，，怎麽那麽难受，，，] 我懊恼地瞪着跨在我身上的男人，

[妳不喜欢吗？] 他坏坏地笑了笑，说完又马上低头囓咬着我的酥胸。

[啊，，，好痒！] 男人突如其来的挑逗，我不停喘着气。

[舒服吧？] 男子露出满意的微笑，原本在花瓣外的半隻阳具瞬间侵入我小小的细缝中，

他的动作不再轻柔，反倒狂烈地向我紧密的阴道中冲刺数下。

[啊，，，啊，，，嗯，，，嗯，，，]

一阵强烈的快感快速冲击我的脑部，令我忍不住弓起柔美的躯体，随着他的操弄，口裡不断逸出销魂的吟哦。

[对！就是这样！噢，，，噢，，，妳的叫声真销魂！]

[啊，，，啊，，，天哪！呃啊！啊，，，啊，，，嗯，，，嗯]

我大口喘着气，私密处因为男人阳具不断侵入而分泌出爱液，

随着男人来回戳动，我感受到体内传来一股痉挛的感觉。

[我不行了，，，呜，，，嗯，，，] 随着高潮的来到，我下意识想夹紧两腿，但男人反而拉开我的大腿。

[怎麽可能？禹璇宝贝，妳跟前男友做爱，每次都只做一下子吗？]

不理会我的求饶，他继续让他肿大的阴茎来回进出我的体内，狂野地冲刺着，享受着我阴道壁包围的快感。

[嗯，，，轻点！呃啊！] 我呢喃着向他求饶，两脚自然地缠住他的腰际，彷彿也在期待他更激烈的进入。

[再叫大声一点，我喜欢听妳的声音。]

男人挑逗的言语在我耳畔轻轻放送，身下的肉刃亦加快在我体内律动，

[啊！不行！我受不了了，，，] 我嘶叫声不断，像是无法承受，又像是催促着身上的男人给予更多！更多！

[真的不行了吗？] 男子故意询问，却不肯停止在我体内的冲剌，尽情掏空我，而且一次比一次更深入。

[我不知道啦！] 我的意志已然涣散，紧紧抓住男人的肩头，觉得头晕目眩，体内那条紧绷的弦彷彿随时就要断裂。

[不知道？那就只好由我作主了。]

男人露出得意的微笑，抬高我修长的腿，越加激烈地进出我的穴口，让交合处发出湿润的声响。

[啊──] 男人勐烈的佔有让我游走在崩溃的边缘，

随着他的律动，我的喘息声也越来越大，几欲麻痺的下体不由自主扬起快感。

[我要妳碰自己！] 抽送到一半，男人突然下达命令，抓住我的手往我们的交合点一放。

[什麽？你要干嘛？] 我先是一愣，但是男人的手已经开始引导着我探索自己。

随着男人的引导，我的手指不断拨弄自己殷红的花瓣，体内的快感也加倍升起。

我腰部因对方的抽插而摆动，他将自己的慾望冲入我体内的更深处，加快速度，让身下的我几欲达到高潮。

[嗯……] 无法克制的狂喜充斥体内，一阵强过一阵的销魂快感让我不自觉地加快了抚弄自己的速度。

[禹璇，妳真热情……] 他一再强力贯穿，直到强烈的快感传遍我的身体，

接着他奋力一挺，在我的弓身抽搐中，将我们两人推上喜悦的巅峰！

就在心荡神迷的刹那间，男子在我体内洒下自己灼热的精液，与我的爱液交融。

我们两人紧紧相拥，不断颤抖。

天，暧昧的喘息声在屋内迴响着，男女肉体交缠的身影昭然可见。

欢爱的热度像是能溶化人的脑袋一般，我只觉得浑身发烫，从俩人的身体相接处开始，热度不断上升，

直到我再也分不清哪裡是自己的体温、哪裡又是男人给予的体热。

两具肉体极度高热摩擦，汗珠滴滴沁出，在我的身躯上滑动，滚过平坦的小腹，最后被床单、地毯吸收。

[再把脚打开一点……]

男人低声命令，将我的身体向后扳到极限，下体不断冲刺着。

持续被男人入侵、撞击的我早已分不清东南西北，只知道依循男人的命令，

原来这就是偷情的感觉，只有肉体上的交流，没有一丝的情感。

房裡，不远处的穿衣镜忠实地反应出这一切，本该清冷如水的眸子满是迷乱，

我转过头，拒绝看到这般荒唐的自己。

我该是高傲清冷的，但为什麽现在的自己却臣服在男人身下，成为他的欲奴？

我不愿多想那早已揭示的答桉，就当作做运动好了，反正我已经流了一身汗，

满室的春情继续上演，时间还很长，而我的心却已随着前男友的背叛沉入无底深渊。

从前，我最看不起玩世不恭、不负责任的行径，

但被人伤害一次后，我彻底改掉了这个想法，

什麽是道德观？什麽是社会礼教？

人总被这些外在因子束缚着，往往被伤害的人都是遵从这些善良思想的人。

而那些不顾社会眼光的人，却可以活得怡然自在。

因此，有过一次和陌生人发生关係的经验以后，我又继续和好几名网友上床，

被男人们簇拥的感觉似乎没像过去那样令人不舒服，

我不再觉得这样的生活无法适应，反而自在的去接受其他人欣赏的眼光，克服内心的恐惧。

谁说只有男人爱听女人叫声？

我说: 我也爱听男的的嘶吼。

看着他在我身上驰骋，我可以清楚明白我有多麽吸引他。

那是我第 N 次一夜情。

在网路聊天室裡认识了一个大我30岁的男人，

或许有人想问我，为什麽愿意和年纪那麽大的人上床呢？

原因很简单: 因为他有钱！

前几次跟人开房间，几乎都是在网路上聊的来，双方约出来上个床就结束关係。

我心想，反正都要找人上床，那何不收费看看呢？

所以我认识了这位伯伯，他是第一位付我钱，和我发生关係的人。

老实说，相当紧张，这是我第一次做援交，

搭乘电梯来到饭店的顶楼，走出电梯，静谧的长廊尽头，就是相约的套房。

我敲了敲房门，过了一会儿，没人响应，我又敲了一次，

半晌，门开了，只见一名满脸鬍渣的肥胖男子来应门，

他脸上挂着邪气的笑容，像在等猎物找上门一样。

[妳来了，好年轻啊！应该跟我女儿年纪差不多大吧！] 伯伯不怀好意的笑道。

一走进房内，他便关上门，落了锁，一手搭上了我的肩，

我觉得一股寒气窜过背部，非常阴冷，可还是礼貌地对他打了声招呼: [您，，，您好，，，]

我尽可能稳住自己忐忑的心情，

但对方却步步进逼，相当猴急，他邪魅地低笑，[忍不住想佔有妳了！]

话一说完，伯伯的双手马上滑入我上衣裡，摸向我饱满浑圆的胸脯，满意的轻笑。

[满沉的。看不出来妳瘦归瘦，还满有料的。]

[啊！等等！您太急了点！] 我捉住他拈弄的双手，眼裡有害怕与乞求。

这时楚楚可怜的我，好像更加深他的佔有欲！

[啊，，，慢点！，，，啊！] 我的话在那伯伯霸道强悍的吻中消音。

他伸手将我掳进怀内，不给我有机会反抗，便疯狂的吻住我的唇瓣，

随着他的舌吻，伯伯口中的香菸味也跑进我嘴裡，

我平常就很讨厌菸味，更何况是跟满嘴菸焦油恶臭的人接吻，

他毫不怜惜，只有掠夺，令我深刻感受到他的噁心。

[好甜呢！女孩！]

伯伯不停和我交换着唾液，他脸上的鬍渣也不客气地刮着我的白皙的脸庞，

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空隙闪躲，我连忙制止他的吻，

我: [伯伯，别急啊！我们还没洗澡啊！]

见我睁着无辜大眼，黑色的眼珠水灵灵地像是在勾人，他心神一荡，忍不住又缠吻上我。

他说: [洗什麽澡呢？我喜欢原汁原味的！]

我天哪！我尝试推开他的侵犯，但对方的体重几乎重了我一倍，

我的力气根本无法与他抗衡，只能眼睁睁让他为所欲为，又亲又摸的，

我摇着头，双手推拒着伯伯肥胖身躯的侵袭。

到底该怎麽办？我的脚就硬生生地被固定在原地，一步也迈不开，

而他的臭嘴不停地将噁心的口水往我嘴裡送，

[啊，，，伯伯，，，伯伯，，，先别急啦！我替您口交如何？]

没办法了，为了脱离他的臭嘴，我宁可吃他的肉棒，也不愿意在闻到他满嘴的菸味！

听见我要替他口交，伯伯马上露出充满侵略性的目光，

让我觉得自己彷佛成了一只被豹子盯上的猎物，只能瑟瑟发抖地等着被拆吞入腹。

当伯伯拉开了拉炼，身上那件长裤顺着他肥胖的双腿滑落至地面时，我后悔了！

一股闷闷的腥臭味从他下体传来，让我彷佛坠入了不得超生的地狱之中，

[老天！它怎麽那麽臭？]

我无助地蹲在伯伯面前，这酸臭味难闻极了！

我揉了揉鼻子，拚命地忍住呼吸才将他半软的阳具含入口中，

[噢！小妹妹！好舒服哪！噢！]

[噢！天哪！妳这小嘴令人陶醉！]

伯伯惊艳的目光在我美丽的脸上来回游移，几乎无法移开视线了，

他摩挲着我光滑嫩白的脸蛋，享受着我温暖口腔包覆他的阴茎，满意地微笑。

[妳这张小嘴可真棒！吻起来香甜可口，吸起肉棒让人舒麻酸痒！噢！嗯！嗯！噢！]

我羞涩无奈、强忍恶臭的神情，更是轻易地撩起男人体内的原始欲望！

他闭上眼享受着，[再下面一点！噢！爽快！嗯！]

我的舌头不断往下，直到舔到他的子孙袋，感受到裡头老皮滚动的两颗丸子，

伯伯惊呼: [对，就是那裡！用画圈的方式……]

他指导着我的动作，嘴上轻轻逸出低喘。

我两手分别拎着龟头和捧着子孙袋，然后舌头在子孙袋的老皮上轻揉画圆，

[好了。] 他强忍着慾火肆虐，轻声告知。

此时，他胯间的阳具变得热、烫、坚硬，轻抵着我的额头。

[小妹妹，妳要让我早洩吗？] 他警告。

[伯伯这麽快？] 我张大嘴。

他笑了笑说到: [今天药效来得真快！趁硬，妳快让我操！]

后来才知道，他在我进房前十分钟，已经先吞了两颗壮阳药，而现在药效开始发作了。

伯伯淬不及防的以一指神功窜进我的两腿之间，在外围爱抚摩拳着，

我拢起双腿，不让他趁虚而入。

[妳以为还来得及吗？] 他坏心一笑，将我直接推倒在床上。

[啊，，，] 我惊慌，

[大腿张开！]。 他几乎是用强暴的方式将我固定在床上，

我喘了口气，低叫，[不要这样，，，伯伯，，，你好重！]

[我现在硬得受不了！快！让我爽一下！快！]

[啊，，，啊，，，轻点，，，伯伯，，，]

我的吟叫声似有若无的迴盪在房间裡，他的慾火已达到燃点，

他无法再压抑，无法再忍耐，让他火热的阳具来回摩擦着我的下腹。

[唔！嗯啊！] 我闭上眼嘴裡轻轻逸出低喘。

他的阳具，好热，可是，有点小！

我倒抽一口气，他已经撑开我的花穴。

那种感觉，异样而且微麻，并没有痛楚的感觉！

伯伯腰身迅速一挺，进入了我的身体，轻轻的滑动。

[噢！妳的小穴让我好舒服！]

实，我并没有特别的感觉，这不同于前几次的一夜情，

一夜情的对像，至少都是自己挑过的，有感觉的男人，

而这次，是一个我完全不会看上眼的中年痴肥男子。

我紧闭着眼，

胸口传来他的啃食，那种又湿又热的黏稠触感，让人难以忍受。

我本能地弓起身子，却恰巧将整个雪乳送进伯伯的口中。

[舒服吗？] 他轻问。

我依旧闭着眼，心想对方都花了钱和我做爱，那我勉强叫几声让他听吧！

[嗯，，，嗯，，，再来！嗯，，，] 我轻轻摆动腰身，让那伯伯沉浸在美妙奇特的激情律动裡。

随着我的呻吟，伯伯抽动的速度也逐渐加快，身上也泌出了一层薄汗。

不到一会儿，他突然慢下动作，有一下没一下的挺进送出，

我也停下了呻吟，脸上充满魅惑的妖艳对他说: [伯伯不行了吗？]

年纪大的老男人，在我身上冲刺不到两分钟就没了体力，

他气喘吁吁地说: [不行？怎麽可能！看我操死妳这小骚货！]

他埋入我体内的阳具缓缓的退出，再大力的撞了进来。

[啊——] 早知道不要刺激他，这样乱撞好难过！

[这样喜欢吗？操！]

他厚实的大掌推挤着我的胸房，挤压出各种形状。

[把大腿张开！再张大一点！]

[嗯，，，嗯，，，啊，，，啊，，，伯伯，，，]

[我操！我操！爽快！爽快！] 我体内的收缩与湿热让他满意的笑了。

娇吟、粗喘，销魂无比！

他趴在我的身上，大手环抱着我的纤腰快速抽送，

[啊啊……]

无与伦比的快感，伯伯快要达到极限了。

[我要去了……啊……啊……啊……]

忽然一个瞬间，伯伯抽出了阳具，

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当下，他手指朝我脸庞施力，用力地捏开我的嘴，

随即那根满是爱液的阳具就塞进我的嘴裡，

[啊！不要！它好髒！啊，，，]话才讲到一半，我的嘴就被他的阳具给堵住了，

阳具上头黏答答一片，有他的精液分泌物，还有我的淫液沾黏，

强烈的快感让他情慾如排山倒海般源源不绝，激射而出，急速的洩洪！

[爽！有够爽！] 伯伯全身舒服得犹如置身云端，

他狂喜，在我的口中射出了灼烫的精液，一道浓稠的白液冲入我喉咙，

难耐的噁心感觉让我咳了又咳，[呕！咳，，，咳咳，呕！]

我的难受并没有引起他的怜悯，他依旧享受着他的高潮馀韵，

紧抓着我的头，阴茎还在我嘴裡缓缓抽送，

[今天妳的小穴和小嘴都让我很满意！]

他缓下速度，抚摸我汗湿通红的小脸: [吞下去，给妳多点钱！]

我心想，刚刚那个喷射的瞬间，我已经吃下了不少的精液，

再多吞一些可以多赚一些钱，那有何不可？

所以就听从他的指示，将口中的热液一口一口地吞进肚裡。

那时，我觉得男人很可悲，

你们哄骗我、用金钱利诱我，

为的只是想在我身上释放三秒钟的快感？

好吧！居然你们肯花钱，那我又何必客气呢？

有这次的援交经验，往后的日子，我又找了更多肯花钱和我做爱的人，

我满足他们的性慾，他们满足我的购物慾，

谁说做援交妹不好？

我说: 有得爽又有钱赚，哪裡不好？

那年，我升上大学四年级，

因为父母常会问我哪来那麽多钱买一堆东西，为了怕援交的事情被揭穿，

所以我只好在课馀时间到补习班去打工，佯装有在工作赚钱的幌子，实际上还是偶尔从事援交。

在补习班，工作内容非常轻鬆，就是帮高中生改改考卷，偶尔替他们处理请假的事。

[禹璇姐，妳好漂亮！]

[谢谢，，，谢谢！]

[禹璇姐，我可不可以加妳脸书？]

[好啊！没问题！]

打工的过程中，认识了好多高中生弟弟，久而久之也跟他们打成一片，

虽然都是小孩子，但常常听到他们的讚美，我也是很开心的！

他们会跟我分享学校的事，也会跟我聊聊八卦。

而这次，故事的开始是一个高二的弟弟追一个女生又失败了，

听他的同学说，他从没交过女朋友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:[喔？所以还是处男？]

几年来阅人无数的我，早把男人的身体、心理给摸透了，

可是想想，处男这两个字，我好像只有第一任男友是，其他上床的对像都不是，

所以我开始慢慢地和那位处男弟弟培养感情。

终于，在密集攀谈一个月后，我把他拐到了我的宿舍，

细节就不多说了，总之我要让他告别处男就对了！

[禹璇姐，，，是我！]

[咳咳，，，咳，，，来，，，来了！]

我清清嗓子，拉开房门的白皙手指，不知怎的竟有些颤抖，我暗骂自己干嘛这麽紧张？

或许是因为对方是处男吧！

这些年来交手过的男人，没有一个不是身经百战的老江湖，

难得遇上一个处男小弟弟，反倒让我有些期待感了。

谁说只有男人爱幼齿？

我说: 女人也想吃少男啊！

[请进！]

一走进我的住处，他吸了吸几口气，忍不住讚到: [好香呐！]

我笑了笑，眸中散发火热与暧昧问他: [第一次到女孩子房间吧？嘻]

他点点头，害羞地在他口中发出一声:[嗯。]

[要喝点茶还是水吗？] 我体贴地问。

[不，，，不用麻烦，，，] 他的声音格外沙哑低沉，一开口，感觉得出来他相当紧张，

所以我故意逗了逗他，噘起了唇，与他四目相交: [不喝点东西？哪，你想直接上床？]

只见他脸一红，低声地想解释: [没，，，没有啦，，，只是我不渴，，，]

见他手足无措的模样，我笑嘻嘻地在他脖子上吻了一下: [哈，你放轻鬆点嘛！]

我亲他一下，他触电似的啊了一声，不由得口乾舌燥、心跳乱了节拍。

[唉！你也太敏感了吧！] 我邪魅地勾起唇角，他害羞的五官在我眼前放大，

我闻到的全是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男孩气味，

于是我变本加厉牵起他的手，浅笑说走: [一起洗澡吧！]

走进浴室，我藕臂主动圈住他的颈子，唇畔泛起妩媚的笑容，刻意放柔了声调:

[要，，，我帮你脱？还是，，，自己脱？]

他艰涩的吞嚥了一口唾液，吱吱呜呜地说: [自，，，自己，，，我，，，我自己脱就好，，，]

在我自己的浴室脱衣服，我熟练地两三下就脱光自己的全身衣物，

镜裡立刻反射出我一丝不挂的雪白胴体。

面临眼前的春色，他紧张而好奇的看着我，这具女性躯体，他是头一次看到，

我的眼光朝下移，他的底裤包覆着鼓鼓的物体，让我觉得好有趣。

我含笑蹲下，继续逗弄着他，

纤细的小手摸贴了他的内裤，隔着内裤来回抚摸着他坚挺的阳具，

[好硬喔！]

我的碰触令男孩身体一僵，圆眸眯起，激出身子的轻颤反应。

青涩的少年全然不懂情慾这种东西，却在我狂野的挑逗之下，不由自主的激发出一股陌生而天然的烈焰，

我微笑问他: [是不是很舒服？]

接着我脱下了他的内裤，一阵扑鼻的腥臭味传来，

一隻又尖、又硬、又挺的阳具就指着我，好像对我示威一般。

我看了看它，忍不住噗哧一笑，我说: [昨天偷打手枪对嘛？]

面对我的质问，他的脸瞬间通红，满脸疑惑地心想我怎麽知道，

我对他的龟头冲了冲水，跟他说: [来，帮你洗乾淨，上头还黏着卫生纸呢！]

水顺着滑落至男孩的胸膛、腰间、健壮的双腿，最后消失在脚边。

看着眼前的处男，我的眼裡闪着笑意，

挤了挤沐浴乳，我纤细的手指在他的龟头上又搓又洗，

感觉得出来他相当享受，

我的嘴角带着惬意的笑，秀髮滴着水珠，

男孩忍不住摸了摸我的头髮，我的皮肤，

他一张脸像熟透的番茄，鼻间不断散发着紧张地呼吸频率。

[老，，，老师，，，喔，，，不，，，禹璇姐，，，妳，妳好漂亮！]

男孩深吸口气，眼前的美景让他瞬间成了哑巴，

喔不，不对，不是美景，而是十八禁！

除了伤我最深的第一任男友以外，这是我第二次遇到处男，

所以我将鼻樑抵上他的，对他说: [姐姐好多年没遇到处男了，会让你舒服的！]

我将那徐缓热烫的气息喷洒在他颊上，那种温热感，痒痒的、刺刺的，像是羽毛轻轻刷过，惹得他轻颤不已。

我伸出手指，摸了摸他的脸庞，大大的眼眸顿时一眯，弯弯的红唇漾着笑意，吻上了他的唇。

他的唇抖啊抖，我用尽全力克制才能阻止翻滚而上的笑意，

[天哪，他好生涩啊！]

他嚥嚥口水，强装镇定，笨拙的回应我的吻，

[你很紧张喔！]我嘴角扯着坏坏的笑，牵着他站起身来，

三两下擦乾我们身上的水珠，接着修长的腿儿一迈，跨着优閒的步伐带他到了我的床边。

我要求他躺下，然后俯身跪在他的下体，

修长手指抚上他坚挺的龟头，他的阳具笔直的就像一把利剑，

我套弄着他的龟头前端，来回抚摸那龟头上的纹路，

[哈，处男的龟头！好光滑啊，还透着粉嫩的颜色！]

接着，我张开嘴吸住他的整颗龟头，给予刺激。

[嗯！] 那骤然升起的快感，让他禁不住地呻吟出声，

作弄他还没有男女欢爱的经验，我的舌头继续动作，舔了舔他龟头下缘的敏感线，

瞬间他又叫了一声: [噢！，，，嗯，，，]

看见他在我的挑逗下如此快活，我笑了笑，定定的凝视着他，看得他不好意思，把头撇开。

我邪肆的目光伴着娇柔的声音说道：[接下来，我要你喜欢得不得了。]

我扔给他一个莫测高深的笑意，紧接着，我的手掌把他的睾丸罩住，

五根长指恣意的在他的子孙袋周围活动，轻轻刮搔着他睾丸袋的粗皮，

第一次将自己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女人眼前，

这动作让他觉得刺激、又麻、又痒，身子不断的轻颤。

我知道他的快感愈来愈强烈，龟头前端渗出了湿湿的液体，

我嫣然一笑，低下头，以两片樱唇含着龟头，舌尖舔绕马眼，然后慢慢将阳具齐根吞入。

在他不禁发出[啊，，，噢！]声后，我开始移动头部，以小嘴上下套弄吸吮，

时而整根吞入、时而半吐肉棒，

当速度愈来愈快，他的呻吟也愈大，

[嗯，，，嗯，，，噢，，，噢，，，禹璇姐，，，噢，，，这样好舒服，，，噢！]

我以唇舌狎玩着他的阳具，我的舔弄，让他爱液狂洩，身子狂颤，

[喜欢吗？] 我笑容满面，啧啧作响的吸啜着他的龟头。

他点了点头，我感觉到他不断淌出湿热黏腻的滑液，让我大口大口的吸吮着，

或许是对处男的特殊遐想，让我觉得他龟头分泌出的黏液都比其他人新鲜，

[嗯，，，喔，，，]

异样的水声、异样的快感，瞬间攫获了我们两人的心魂。

这，这就是男女间最私密的情事，

毕竟对方还是处男，所以在我的口技征服之下，

猝然袭来的麻痒刺激让他呻吟着，[嗯啊！]

一个瞬间，男孩的精门大开，他本能地压住我的头，

一下、两下、三下，他的龟头在我口中跳啊跳的，喷出大量乳白色黏液，

[呜！！！！] 我反应不及，就让他先将精液射在我的口中，

可当下，我心想: [好啊，小溷蛋！看我怎麽教训你！]

等他将精液全数射出以后，他的龟头在我口中软化，

我马上爬上他的身体，将满嘴精液的口贴上了他的口。

我: [嗯，，，还你！]

他: [啊，，，这，，，]

我: [给我吃回去！]

我将他拥着，再度四唇相接，把我口中的精液全吐到他的口中，

他想闪躲，可是被我逼着吞下了自己的精液，

这就是跟小男生上床的好处，他都会乖乖听妳的。

他将精液吞下以后，我的身体奇异地产生了一阵空虚感，

我一脸迷情地望着他，[诶！你干嘛！自己爽完就要休息了？]

我轻轻打了他软掉的阳具一下，命令道：[站起来！换你帮我了！]

我迫不及待想吃掉这支处男肉棒，

看着他被我如此狂勐地玩弄，我的花穴也涌出了一些蜜液，

盯着他害羞的神情，我暧昧的笑了，这个高中生小男生，我会彻底的玩弄他！

[硬起来！硬起来！硬起来！快啊！]

我轻轻地捏了他的龟头下缘的敏感线，

他刺激地叫了一下: [啊！痛啊！]

看见他的反应，我忍不住大笑了：[哇哈哈，这是什麽感觉？怎麽如此强烈？]

我的手指继续轻轻地在他下体滑动，他尴尬地笑了笑：[禹璇姐，，，别，，，别再闹我了！]

我脸上蒙着澹澹粉红，窃笑地问他: [想不想要上天堂啊？]

我和他四目交会，他难为情地点点头，整张脸红到要爆了。

他说: [禹璇姐，，，可不可以，，，不要盯着人啊，，，我会不好意思，，，]

我轻笑了一声，毫不犹豫地说: [好啊，那我背对你，你从后面来！]

或许是前戏拖得太长，我好像要被排山倒海而来的慾望给淹没了！

我难耐地扭着腰，拱起翘臀，等待着他的进入，

我要他爱上这种感觉，爱上我给他的情慾快感。

我要他的身体记住我，狠狠的记住、牢牢的记住！

当他的肉棒直刺进我毫无遮掩、春水荡漾的幽密柔穴，

他讚叹了一声：[噢，，，好，，，好舒服喔！]

[嗯，，，嗯，，，是嘛！]

我的腿间水泽氾滥，可他动了两、三下突然停下了动作，

他说道: [禹璇姐，我，，，我忘了戴保险套唉！]

情愈高涨的我，淫荡地对他说: [没关係啦！反正精子你刚刚都射完了，还自己吃掉了不是？快动！]

[噢！噢！好，，，好舒服喔！禹璇姐！]

第一次将阳具塞进女人体内的他，徜徉在被我紧紧束缚的快感中。

两人体温与体温的熨贴，我的心跳狂悸，已经完全沉沦深陷，无法自拔了，

[啊，，，啊，，，嗯，，，嗯，，，小孩！加油！嗯！嗯！大力点！]

每当他将下体刺进我的小穴裡，我马上就把他紧紧的包围，

[嗯，，，噢，，，好舒服，，，] 他微微蹙眉。

一想到自己是跟一个处男作爱，我就兴奋得诱导他:

[嗯啊，，，对，，，就是这样，，，弄得姐姐很舒服，，，嗯，，，嗯，，，]

他动作轻刺慢抽，撩惑着我的感官意识，

头一次和小处男上床，想不到如此新鲜，

我理智全失，唇角微勾魅惑着他，眼神狂热，甚至哀求着他:

[嗯啊，，，嗯，，，可以动快一点，，，嗯，，，]

男孩看着我格外妩媚动人的神情，二话不说加快了速度，

[噢，，，噢，，，姐姐，，，妳的小穴好舒服！噢！]

我抿了抿乾燥的唇办，夸奖着他那裡，那裡好大！

[啊啊啊啊啊──]

我不断地吟叫着，还沉醉在他带来的欢愉中，

他对着我小穴口勐力推进，让我整个人都绷紧，花穴连带地也狠狠地一夹，再勐力一缩，

这样的紧窒让他深受不了地闷哼一声，

淫靡的液体从我蜜穴裡不断地流出，更多的蜜液是被他的抽出一起带出来，

处男的肉棒与花穴壁的摩擦所引起的刺激酥麻，让我们两人的快感不断累积，

我胸前的嫩乳也随着他冲撞的力道而不断地晃动，

花穴裡的媚肉在他的进出摩挲下，开始剧烈地痉挛、用力咬紧，

我开始疯狂地摆动着娇臀，小穴更用力地紧缩，最后伴随着一声尖叫，我达到了欢愉的顶点。

男孩也勐烈地挺动着，他注视着我那窄小的小穴，阳具上佈满了我甜美的蜜液，

好一会儿后，才狠狠地挤入我的身体最深处，释放出滚烫的精华。

[噢耶！我成功了！我成功地吃了一个小处男！]我娇喘着，口中兴奋地呢喃。

我的小穴紧紧地咬住他的龟头，把那灼热的精液全部吞进身体深处。

那晚过后，我和补习班的一些高中生弟弟之间，就存在了一种特殊的亲密关係。

原本，对他们来说，我就是个年轻漂亮的小老师、大姐姐，

他们常常都会和我聊天，不然就是送一些小礼物、小点心给我，

我也明白少男情怀总是诗，男人的心理我太清楚了，

所以我在这些小小爱慕者中，挑一些自己也喜欢的发生关係，

老实说，以我的姿色要带他们去上床太容易了，男人嘛，不分年纪，总是用下半身思考，

俨然我就成为这些高中生的杀手，让他们把我当成女神一样的看待。

五年，我从一个十九岁的少女，变成一个二十四岁的女人，

只因为初恋的伤痛，让我这五年来玩遍了各式各样的男人。

对于性，我已经麻木，几乎没什麽刺激感可言。

那是一个无趣的周末，对于没有男朋友的人来说，

最好的打发时间方式就是租个恐怖片回家看！

正巧那天爸妈出远门没回家，只剩我和当兵休假的弟弟在家。

客厅裡，我和弟弟紧靠在一起，看着眼前闪动的萤幕，

突如其来的鬼片音效吓得我依偎在弟弟胸膛，

我紧抓着他强壮的手臂，双腿也卷曲到了沙发上，

这样的时间大约过了20分钟左右，慢慢地恐怖情绪稍稍和缓，

而我却眼尖的发现，弟弟的表情相当不自在。

[天哪！不会吧？！]

我突然想起了某些找我援交的客人曾说：

[他们对自己的亲人，例如:姐姐、妹妹、女儿的，都存在着一些遐想]

所以在和我上床的时候，常常会要求我扮演他们幻想的角色，

难道说，难道说，难道说我弟弟也这样吗？

该不会，该不会，该不会也对我这姐姐产生坏念头吧？

哈，这事似乎相当有趣，我乾脆来逗逗我这笨弟弟吧！

我继续依偎在他怀裡，正当电影剧情没那麽精采时，

我窃笑着澹澹地说了一句: [小鬼！看电影就看电影，干嘛一直盯着我看？]

[啊？] 我弟弟愣了下，脸上扬起一个大大的笑容，这下子反而更不客气地去打量我。

[因为妳漂亮啊！满意吗？] 他大胆地一手搂住我的肩，长着厚茧的手在我细嫩的手臂上来回抚摸。

我咳了声，想不到这小子连自己亲姐的豆腐也吃！

看来我那些客人会要求我玩角色扮演不是没有道理的！

我咬着下唇，仰起头，手掌轻轻地打了他一下: [你喔！连自己姐姐都敢开玩笑！]

他叹了口气，[唉，，，当兵闷嘛！]

忽然间，他将头埋在我的颈间，在我来不及思考的时候以唇轻啄我的细颈，又贪婪不知足地吸吮起来。

[啊！小鬼！你干嘛啊！]

[姐，妳好香喔！]

[痒啊，，，啊！你又在挠我痒！]

我不知道自己为什麽会反应不过来，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此时处在什麽境地，反而还跟弟弟嘻笑打闹着，

他的大掌隔着衣服在我小腹处来回抚摸，只凭着掌心的热度就已经令我颤抖起来。

我柔亮的秀髮贴着弟弟的脸庞，我忍不住拱起身子，扭着纤腰，闪躲着弟弟的亲吻，

[啊！好痒啊！啊！痒啊！] 我用手挡着弟弟那张俊颜，

弟弟拉开我的手，噙着邪邪的俊笑，说道：[姐，这礼拜葳葳没有陪我，妳帮我好吗？]

(葳葳是我弟交往一年多的女友)

我闻言睁大了眼，在还来不及有所反应前，他的唇已经贴上我的嘴，堵住了我的话语。

看来弟弟很清楚什麽叫「直捣黄龙，不让敌人有喘息的空间」，

因此一吻上我柔软无比的嫩唇，他的舌尖立即强悍地探入我的小嘴里，

牢牢的勾缠住我那躲无可躲的微颤小舌，似诉情、似挑逗，缠绵且霸道的吮吻着。

强势又灼热的吻，让我这姐姐完全没有喘息的空间，他吻得我呼吸急促，吻得我脑子昏热，

我挂在他手臂上的小手，没有推开使坏的男人，反而紧紧抓着，深陷在那令人迷炫的激烈热吻里。

[天哪！怎麽会这样！]

感觉我的表情似乎终于有了一丝动容，弟弟立刻把身上的衣服脱掉，露出男人精壮的身躯，

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认真地看着我，他诚恳地询问着：[姐，让我上妳好吗？]

[开，，，开，，，开什麽玩笑！] 我反射性虚弱地回应。

接着，弟弟抚摸着我的大腿内侧，恋恋不舍地步步游移，直到触摸到我腿间花瓣处那一抹湿润，

他指尖在那花缝处来回，慢慢地让那湿润的爱液沾湿自己的手指。

[姐，妳这里湿湿的哦。] 他哑笑。

[嗯，，，啊，，，小鬼！不要摸那！]

他手指摸着我花缝间那蜜泉的出处，邪邪地笑道:[不要？不要妳会湿成这样吗？姐！]

[臭小鬼！嗯，，，啊，，，你，，，]

我羞得想逃，可身体不由自己控制，在弟弟的挑逗中变得越来越无力，越来越酥软。

[姐，何不跟我试试看？]他手指按我紧闭的粉红花穴，轻轻按压。

[啊！不行！在这样下去我一定会失身！] 我心想。

我强忍着自己身上的快感，扳起脸孔皱眉对他说: [弟，，，我们真的不可以！]

那是我的最后一丝理智！

纵使和再多男人上床，但对于让弟弟插进我体内这事，我还是无法接受。

我强硬地站起身，可被弟弟拉住了手，这下他以悲情攻势要我这姐姐替他口交就好。

[姐，，，别这样，，，不跟我上床，，，妳好歹替我打出来，，，好嘛！求妳啦！姐！]

老实说，刚刚我的慾火也被他挑起了，经不过他的苦苦哀求，我心软了，

我说: [那，，，到我房间好了，，，在客厅好怪！]

听我这麽说，弟弟笑得好生灿烂，马上搭着我的肩推我入房。

接着，我俩坐上床沿，柔软的床铺立即凹陷，

弟弟快速地脱下自己的内裤，随性地丢至床头，嘴角微微牵起一道阴邪弧度，向着身旁的我勾勾手指，

他指向自己翘得半天高的阳具对我说: [姐！快啊！好难受了！快帮我！]

我像被催眠似地，眸子蒙上一层迷离水光，把头髮挽了起来，低下头缓缓向他阳具靠近。

我的手伸到了我弟的双腿间去，轻轻的握住了那胀硬的柱体，

[哇塞，好烫！好硬啊！] 我心裡惊呼。

我用大拇指抵住了龟头下缘的敏感线，来回搓动了几下，

然后捏了捏他的龟头，龟头前端马上被我挤出了些许透明黏液，

这下我看傻了眼，虽然不是第一次帮男人打手枪，但却是最禁忌的一次！

抓抓自己的头髮，生硬的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，

我们之间流着同样的血液，这样好嘛？我尴尬地缩了缩肩膀，

正当我还在犹豫之际，弟弟却情不自禁开始触碰我的身体，他的指尖在我内衣肩带处滑行，

[姐！快啊！含进嘴裡！] 他挑了挑眉，拇指摩挲他亲姐细嫩的肌肤，

[姐！快啊！舔一下又不会少块肉！也不会怀孕啊！姐！]

我弟的声音听来有些沙哑，引诱着我替他口交。

接下来，好像找不到理由僵持下去了，

我抿着薄唇，深吸一口气，慢慢低下头害羞地含住亲生弟弟那硬物，

[噢！姐！嗯，，，姐，，，噢！嗯！好舒服喔！]

当我的嘴碰到他龟头时，他的身子像前拱起，滚烫的硬物就抵在我喉咙的深处，

可是我的嘴还是没有完全包裹住它，

我试着把弟弟灼热的龟头含得更深，一阵窒息的感觉，从喉头冒出来。

弟弟很舒服似地眯起眼睛，艰难地吐出六个字：[姐！我好想干妳！。]

听见弟弟叫得如此放荡，我脸红得像颗苹果似的制止他:

[唉！别叫的那麽夸张好吗！我怕给邻居听到！]

接着，我用舌尖舔吮着弟弟龟头最敏感的顶端，双手配合着揉捏阳具下的两颗大丸子，

弟弟: [好舒服啊！姐！妳感觉像在吃冰淇淋一样，把它当冰棒舔喔？]

听见弟弟讲这不正经的话，我害羞地打了他龟头一下，

[再吵，再吵可不帮你含囉！]

弟弟龟头前端分泌出滑腻腻的爱液，我再一次将它没入自己的嘴中，小心翼翼地用嘴唇包裹住硬物，

柔嫩的唇办，像是我的花蕊处湿润的小肉壁，紧紧地夹紧弟弟的阳具。

我的嘴裡包裹着亲弟昂扬之物，上上下下，在我嘴裡忽而吸吮、忽而交缠，顶着喉咙的最深处，

一缩又一缩的口腔内壁，让满脸通红的弟弟说：[姐，，，我好想干妳！]

[不可以！]

[真的不可以？]

[当然不可以！我可是你姐呢！]

对我来说，这个场景好像一下子回到八年前，

八年前我刚和初恋男友交往的时候，因为我是处女，所以迟迟不肯让前男友碰我，

而八年后的今天，同样的话，我却是对我的亲弟弟讲。

可是和前男友，我最后还是给了他，而我弟呢？我将来会给他嘛？我自己也不清楚。

[姐，我躺着，妳坐上来，用妳下体磨好嘛？]

[为什麽要这样？] 我疑惑地问。

弟弟坏坏地笑了笑: [让我过过乾瘾嘛！不能真的干妳，也想看妳在我身上发浪的样子啊！]

[发浪勒！欠揍啊你！臭小鬼！] 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最后忍不住笑了出来，心情到放鬆了不少。

其实经过这一连串的调情，我的小穴也骚痒难耐，

但为了让弟弟守规矩，我依旧威胁道:

[假如你让龟头进到我体内，那以后我绝对不帮你打手枪！绝对！]

我相信这个时候，任何男人都不会拒绝这个要求的，总之他们都会先达到目的在说！

所以我弟也一样，他豪爽地答应了，马上躺平在我床上，

见他还算听话地模样，我一脚跨过了他的身体，将小穴口贴在弟弟子孙袋上，

接着用手指套弄着他的阳具，真的好硬，好大啊！

想不到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弟有着那麽雄伟的阳具，

[嗯，，，嗯，，，] 我来回扭动，让自己小穴口摩蹭弟弟子孙袋上的皱皮，

皮上的皱褶搔得我小穴好痒，好痒！

因为情慾，阴道内分泌出大量的淫液沾溼弟弟的皱皮，

[老天！为什麽你是我弟弟！？] 我心想。

体内阵阵空虚感，让我多麽想用小穴夹弟弟的阳具，

[嗯，，，嗯，，，好舒服喔姐！] 他忘情地喊出口。

[嗯，，，嗯，，，我也很舒服，弟弟！] 可我不敢像他那样喊出口，只敢内心想着这些难为情的话。

我俩的体温，不断从下体烫着对方，

[姐，，，我的肉棒，，，我的肉棒好想进到妳身体裡！]

这麽露骨的挑逗，令我听得面红耳赤，但说的人却表情自然，一副天经地义的模样，一点也不害噪！

[不，，，不可能！] 我背着想法，抿起唇道。

[嗯，，，嗯，，，姐，，，妳前面的头髮有点乱。]

[真的吗？] 我摸着前额的头髮，心想: [那麽激烈的动作能不乱吗？]

[妳趴下来，我帮妳弄好。] 他伸手抚上我的头。

[嗯。]

在我那张娇美俏颜低下时，弟弟不客气的在我红嫩唇瓣上大大啵了下，然后露出闪亮笑容。

[好了，没问题了，妳看起来非常的漂亮。]

微红着脸，我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，知道自己又被他给捉弄了。

于是，我不甘示弱地抓起他的龟头，

接着用指甲轻轻刮他的龟头前端，

一个瞬间，弟弟叫了好大一声: [啊！姐！这太狠了！]

在那瞬间他的心脏急缩，迎来了比他想象中更加剧烈地绞痛，

[你看上去很难过的样子，不要紧吧？] 我觉得他的表情相当好笑，继续套弄着他的下体。

弟弟摇摇头，看着我说︰[那我来了。]

[噢！噢！噢！啊！]他忽然低吼一声。

我感觉手裡一阵滚烫发涨，刚朝弟弟阳具看去，它的顶端马上便喷发出乳白色稠液。

弟弟虚弱地伸了伸腿，一声满足的叹息：[啊，，，]

着弟弟极致的高潮褪去，阴茎在我手裡渐渐软化，

老实说，我有多麽羡慕，因为我体内的酸痒感还没有得到满足。

高潮后的弟弟躺在我的床上好半晌，直到平息身上的慾火后，他才动起手来清理，

我俩就这样光着身体，穿梭在浴室和我房间内清洗、整理。

关掉热水，他倒出我锺爱的沐浴露，细细地在我身上抹出泡沫，任何小地方都没放过，

大掌在滑过我双腿间时，更是暧昧地多停留了一会。

我整张脸都红透了，看着我红苹果般的面容，弟弟得意地笑着：

[谢谢姐姐！让我好舒服！]

替我冲淨后，擦干乾了身体，他才开始清洗自己。

回到房间以后，锁上门，我不断想着今天的画面，

[呿，，，一点都没得到满足！] 我躲在房间微微抗议。

所以我再次脱下身上的衣物，趴在床上，恣意挑弄着自己身上的敏感之处，

一手搓揉抚弄着自己胸前，另一手将指尖从覆盖着细毛的三角处挤了进去，轻轻勾探着蜜处，

尽其所能地令自己燃烧，

[嗯，，，嗯，，，啊，，，啊，，，噢！]

我娇喘着、颤动着，我将手指塞进自己的小穴裡前后抠弄。

我恨自己的自製力，刚刚和弟弟擦枪走火的话，不就不会那麽懊恼？

[嗯，，，嗯，，，啊，，，老天，，，我小穴裡像有上万隻蚂蚁在爬！痒极了！]

手指搔不到阴道深处的痒，

只有弟弟的阳具才够长。

手指填满不了阴道的空虚，

只有弟弟的阳具才够粗。

我的身上就像点着了火种般，热情的火焰遍燃全身，

那激烈的快感让我难以承受，渴望搔弄小穴的动作能让自己稍微好过一些。

没办法了，我受不了了！我需要男人！

这时候的我，强烈的需要男人！

性慾，就像澎湃激起的浪涛，勐烈地拍击着我的心，一波接着一波，不断席捲而来，

说到底，我还是想和弟弟上床！

可是，我们之间，假如掺入了肉体关係，未来会变怎样？

但我现在确实很需要他满足我，所以我放下了伦理，放下了道德。

我纤细身影正迟疑的接近弟弟房间。

昏暗的灯光下，我白皙的脸庞，瞳眸中闪着一丝期待与害怕。

我来到弟弟房门前，紧张地敲了敲房门。

[是我。]

看到弟弟开门，我的紧张程度似乎又加深了几分。

可是，这是我所做的决定，容不得自己反悔﹗

[姐，有什麽事吗？]

[小鬼，，，你，，，你那还有保险套嘛？] 我无法克制自己的紧张，连声音都不由自主的颤抖。

[有啊！妳要干嘛？] 弟弟的眼裡闪着好奇的神色。

我没回答他，继续问到：

[那，，，小鬼，，，你，，，你，，，你还有体力吗？]

我不断告诉自己这麽做不会伤害任何人，我和弟弟只是做个运动而已，只是如此﹗

弟弟似乎明白我想做什麽，他笑得贼贼，故意说到: [体力要多少有多少，姐想干嘛啊？]

[那，，，那，，，保，，，保险套戴起来，，，上，，，上我！]

我通红的脸上闪过坚定的光芒，咬紧嘴唇，一脚跨进他房间，迈向一条肉体与情感的不归路。

深夜。

我亲生弟弟的房内，做为姐姐的我躺在床上，一丝压抑的娇吟逸出。

[呃啊！嗯！弟！]

我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，撕裂般的痛楚让我觉得好舒服！

[老天！爸妈怎麽把你的阳具生得那麽大！] 我心想。

肌理强健的双手，抓住我纤细的腕，如疆绳般驱策着胯下的姐姐我，

我的身体欢迎着那入侵的巨大异物，一下下痉挛着。

[呃啊！嗯，，，嗯，，，呃啊！]

肉体拍打的声音在房间裡，清晰而有节奏地响着。

[噢！姐！妳好紧！]

[啪，，，啪，，，啪，，，]

[嗯，，，嗯，，，啊，，，啊，，，嗯，，，]

[噢！姐！妳夹得我超爽！]

柔软的棉被凌乱不堪，弟弟釉黑的皮肤衬托着我无与伦比的雪白娇躯，

虽然我心理怀着罪恶感，但是因为弟弟的阳具插得我神昏颠倒，

所以我让他通红涨大的肉棒紧紧地顶在我的性爱森林裡，享受我包覆的快感。

[嗯，，，嗯，，，再来！嗯，，，嗯，，，弟！]

我呻吟的声音魅惑而勾人，让弟弟激出更多的慾火，

[姐！妳超正的！]

我的手指紧紧抓着被褥，花壁开始紧缩，痉挛的快感从深处涌出。

紧窒的阴道壁不停压挤着弟弟坚硬的肉棒，知道我已快到高潮，他缓缓退出再一个用力捣入。

[呃啊……] 我全身紧绷，极度的快感让我大声尖叫，一股热流从小穴急喷而出，

我软下身体，气喘吁吁，而身上的弟弟还在狂野冲刺着，

虽然已经累到不行，我还是本能地抬起雪臀迎合着他。

[噢！姐！妳的穴操起来超爽！噢呜，，，] 弟弟发出浪叫，更快速地不停抽插他姐。

[嗯，，，嗯，，，弟，，，你体力，，，你体力怎麽那麽好，，，嗯，，，]

在他加重撞击力道，深勐的贯穿之下，我几乎承受不，

不绝于耳的娇吟从我那张薄而柔软的唇吐出，

迷濛的眼半眯，看着眼前的男人，我湿淋淋的爱液不断流淌，沾湿了被褥。

大约又过了五分钟，身上的弟弟总算发出一声野兽般的低吼，

[啊！！！ 姐！！！]

他狠狠捣入我体内几下，然后一个上顶，再快速抽出，灼热的精液瞬间喷洒而出，

就在射精的当下，他也拿掉了阳具上的保险套，就让滚烫的精液喷满了我的腹部。

我无力躺着，喘息依旧，弟弟一手拉着我的小腿，享受着射精后的馀韵，

另一手挤了挤自己龟头，让精液一滴不剩沾染我的皮肤，

[姐，，，妳好美！穴好紧！跟妳上床真爽！]

[该死的小鬼！] 抿紧唇，我一个二十四岁的女人，以我的姿色，要什麽男人没有，

今天偏偏只能栽在亲弟弟的手裡，

累极了，我不愿再想，

失神地看着他起身走向浴室，拿来润湿的浴巾帮我擦掉身上他留下的痕迹，

我慵懒地搂着被子闭上眼，红润的薄唇抿着，耷拉着眼皮沉沉睡在弟弟的房间。

不知道睡了多久，迷濛中感觉身边的弟弟相当不安分，

我缓缓地睁开眼，就看见他坏坏地勾唇，戴上套子后，

没有片刻迟疑又挺进我的花心深处，

充实的满足感让我的身躯再次升起一片热潮，

他强悍地挺进抽送，一次比一次更加的强烈，阵阵电流让我虚软昏眩。

我紧绷着、蜷曲着，不由自主地抬高双腿圈住他的腰，迎合着他的动作，配合他的节奏，共谱着情色的肢体乐章。

就在他当兵放假的两天，我被缠了整整两天一夜，

我的身躯跟他十分的契合，让他捨不得离开！

直到弟弟回部队的晚上，已经是筋疲力竭、精力用尽。

我已经分不清我们到底做了几次，他的姿势繁不胜数，他的体力胜过我不知多少倍，我完全投降。

好疯狂好激烈的黑夜！

好纵情好温存的白画！

男女间的情慾能够这麽的激情，搭配得这麽完美，我头一次经历。

从那次起，我的身体已经让弟弟深深刻刻的迷恋，

每当放假他就会找我上床，而这样子让他予取予求，究竟是对还是错？

唉……算了！不想多想了！

反正，保险套戴着，防止闹出人命。

做爱，谁不喜欢？有戴套、当运动就好！

可是，在我安全期的时候，有时我还是会让他内射在我体内。

那，又是另一种刺激感。